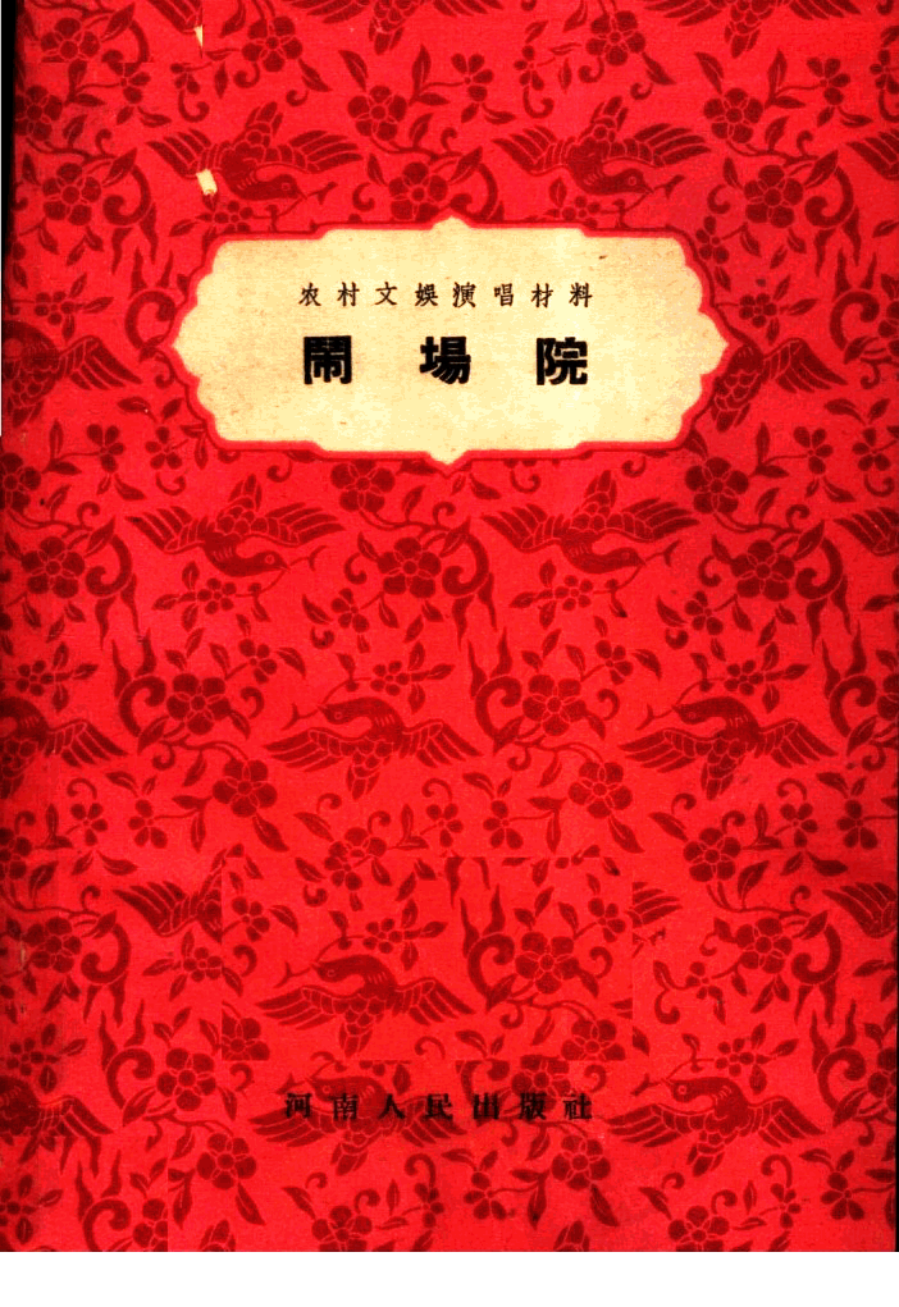




农村文娛演唱材料

鬧 場 院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鬧场院(河南墜子)	路 丁(1)
借 馱(河南墜子)	章振榮(12)
护 路(河南墜子)	黃培需(18)
山里人(河南墜子)	王鴻鈞(27)
拦花轎(河南墜子)	袁清岑(38)
姑嫂俩(河南墜子)	王樹德(49)
风雨行(快板书)	李潤杰(63)

鬧場院

(河南墜子)

路 丁

太阳出来照山洼，
山洼里有一家好人家。
前二年就是他夫妻俩，
打去年，添了个娃娃就成了仨。
大嫂子名叫李近秀儿，
大哥姓田名叫大发。
都说他两口儿多班配，
说起来也真是不差啥：
田大哥今年三十岁，
田大嫂打罢新春二十八，
俩人的年纪儿不差啥。
田大嫂是个中等个儿，
田大哥比她略猛拉，
俩人的个头儿不差啥。
田大哥能看报纸会写信，
田大嫂也能把笔拿，
俩人的文化不差啥。
田大哥种地是能手，

庄稼活儿样样能順手拿，
犁就犁，耙就耙，
耨耨撒种数着他，
割就割，打就打，
扬场、放碾更是老行家。
大嫂子是他的好帮手，
能生产来会管家，
論裁剪，数着她，
能織布，会紡花，
割、砍、刨、鋤都能干，
烧茶做飯不算啥，
俩人的本領也不差啥。
夫妻两个多恩爱，
俩人好的可沒法啦：
白天里双双去生产，
到晚来，回了家，
嘻嘻哈哈的逗娃娃，
大嫂子去走娘家都不过夜，
田大哥要是有事出門子，不論早晚也得赶回家。
大嫂爱穿戴，
大哥体谅他，
拾掇得干淨利索惹人夸。
你看那：烏油黑的好头发，
网子纂，白銅叉儿，
头发辮儿上把卡子抹，
褲褂儿肥瘦正可体，

青布鞋紧衬花线袜儿。
大哥不讲究穿和戴，
一心的出力种庄稼，
整年价蓝布扎腰旱烟袋，
说笑打闹没有他。
千起活来好又快，
全庄上十人提起九人夸。
大嫂子更是知冷热，
处处体贴心上的他：
四季衣裳应时做，
从不断新鞋和新袜儿，
一日三餐搭配得好，
过两天儿就得闹碗鸡蛋茶。
两口子样样搭配样样好，
就一样儿差的可挺大。
众位要问是那一样儿，
这得慢慢的对您拉。
去年秋，生产队里闹改选，
大家选上了田大发，
选他在场里当场长，
场里的大小事情全都交给了他。
眼看着砍了高粱割谷子，
掰了棒子杀芝麻，
场院里堆的跟山一样，
这可忙坏了田大发。
白天里领着大家把活儿干，

到夜晚还去巡邏看庄稼，
离开一会儿心也放不下，
他就在场里安了家。
从此就家里的事情没空儿管，
都丢给大嫂她自家。
先上来，他当场长大嫂也高兴，
还会到人前把他的丈夫夸。
这一阵打了打算盘合了合帐，
越合越觉不对茬儿。
当干部光落个空名儿有啥用？
不当吃来不顶花。
自家的事情他不管，
落得我一处不到一处瞎。
她左算右算不合算，
瞎地里去找大哥田大发，
她叫大哥辞掉这场长，
那知道说了几次都白搭。
为这事儿俩人的思想有了岔儿，
岔来岔去成了疙瘩。
大嫂子赌气子不食黑儿来不起早儿，
拿定主意要找茬儿，找茬子把他的后腿儿拉。
眼看过了寒露霜降到，
天气转凉西风刮。
这一天，田大嫂自留地里去拔萝卜，
差点儿没把她气煞，
人家的萝卜都像棒槌大，

她的却像个猪尾巴。

气得大嫂颜色变，

拎起了篮子就回了家。

赶得巧，又听见三嫂二嫂儿把人罵，

罵的正是田大发。

田大嫂本知道她俩是出了名的“不論理”，

要是信她的，怪好的两口子也得分家。

要在往日里，大嫂得跟她們辯辯理，

今天却觉着罵的正得法。

气得她刮着旋风回家轉，

走进厨房把气煞。

煮上一鍋胡蘿卜，

还唧唧嚕嚕地把牢騷发：

“什么人，什么待，

就叫你尝尝这自留地里的好庄稼，

煮一鍋猪尾巴蘿卜叫你当頓飯，

看看你顾家不顾家！”

大嫂越說气越大，

再也不能往下压，

三把两把弄灭了火，

站起身来就离了家。

一蹦子跑到场院里，

见大哥正領着大伙儿打芝麻。

田大嫂怒气冲冲不說話，

到场屋里鋪的盖的一摞拉，

被窝、褥子卷成个卷儿，

胁将起来就要回家。

大哥一见忙拦挡，

“看看你这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你知道，

沒工夫跟你閑磨牙！

我問你，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肯不肯摘掉这烏紗？”

大哥說：“你放下行李咱回家讲。

就不怕吵吵鬧鬧的人家笑話？”

大嫂一听火儿更大，

干脆打开了电话匣，

本来都是些平常事，

叫她一說就滾了疙瘩：

“你害怕，我不怕，

管人家笑話不笑話，

自从你做官儿当了场长，

家就不是你的家，

一摊子乱事儿都交給我，

鬧的我胡子、头发一把抓。

自留地，一分八，

又得刨，又得耙，

又得送粪打坷垃，

点种、間苗和浇水，

鋤草、打岔把虫儿拿，

等到庄稼成熟了，

又得割砍又得拉。

地里的活儿忙不了，
家里还有一扑拉，
喂了猪，喂了鸡，
又做饭，又烧茶，
衣裳、被褥都得洗，
鞋底儿、鞋帮儿又要纳，
孩子饿了要吃奶，
哭了闹了得哄他。
一岁多的孩子不懂事，
不是尿来就是拉，
尿湿了，得去晒，
拉上了，又得洗来又得刷。
这些事儿都叫我一人干，
你想想复杂不复杂？”
田大嫂有意地把事儿来扩大，
田大哥慢言慢语儿的把话答：
“小儿他娘，看事儿得向远处看，
可不能光看鼻子底下，
大家选咱是看得起咱，
做事就得为大家。”
大嫂听说更有气：
“你不说我倒忘啦，
为大家，为大家，
还当你把人维持下？
张三嫂晚来一会儿你把工分扣，
李二孀儿抓把花生你批评她。

你一不聲，二不瞎，
就不听听人家都是說些啥？
張三嫂說你是‘六親都不認’，
李二孀說你是‘官大脾氣發’，
你在外邊把人得罪淨，
家里扔下一扑拉。
忙的你不分日來不分夜，
十天半月的不回家，
等孩子長到会說話，
說不定就不認你是他爸爸。

你為大家誰為你，
想一想，你除了挨罵還有啥？！”
大哥說：“集體化就得有人領着干，
哪光能怕燒怕燙的為自家？”

“說自家，道自家，
說起來更把人氣煞，
你也到自留地裏去看一看，
看看自家的好莊稼，
人家的蘿卜都像棒槌大，
咱的可好，小的像釘頭兒，大的像洋蠟，頂大的才像個
豬尾巴！

怎麼說，也是誰家收了誰家富，
誰家不收誰抓瞎！”

大哥這裡嘿兒嘿兒笑，
出言又叫小兒他媽：

“集體化好比大河里的水。

你忘了，大河里有水才干不了洼？
自留地不过是叶儿上的露水、胳膊窝儿里的汗，
再好也攔不住大支撒。
要指望那点儿收成过日子，
免不了得把脖子扎。
过日子得往大处看，
可不能放跑了鲤鱼去逮虾。
再一說，要不是你把闲气呕，
咱地里也长不了猪尾巴。
小儿他娘，回去吧，
孩子醒了可要找媽。
你受辛苦我知道，
到秋后，你說要啥咱买啥。”
大嫂說：“我也不听你許愿，
光图好听頂什么？
別鬧些猫吃生姜羊上树，
就問你回家不回家？”
大哥說：“场里正忙不能走。”
大嫂說：“你还要家不要家？”
大哥說：“你这是說的什么話，
我多嚙說过不要家？”
大嫂說：“要家就得辞场长，
当场长你就別要家！
再不然咱俩換一換，
你去管家里那一扑拉：
縫縫补补洗衣裳，

捎带着織布和紡棉花，
燒茶做飯都得干，
還得管孩子當媽媽。
這些活兒要是干不了，
你就得辭掉場長快回家！”
大哥說：“看你說的是些什麼話，
就不怕人家笑掉牙？”
兩口子正鬧得騎虎不能下，
來了支書田振華。
田支書好像是不知出了什麼事，
一进场院就笑哈哈，
開口就把大家問：

“都聚在這裡干什么？”

（白）噢——

大概是你們都是諸葛亮，
算准了我要報喜找大家。
好好好，我就說了吧，
有兩樁喜事對您拉：
頭樁喜，是一人喜來大家喜，
這樁喜報給田大發，
公社里評他為‘好場長’，
還要發通報表揚他；
二一樁，咱們的秋收分配已算好，
今年的收成算不差，
完成任務有超產，
社員們保證有吃又有花。

田大发成績显著应受奖，
秋收完了就把奖发。
他是咱們的好榜样，
誰甘心落后就別学习他！”
逗得大家哈哈笑，
场院里，一片掌声嘩嘩嘩。
田大嫂却把头低下，
只觉得脸上热辣辣。
趁着大伙儿沒看见，
到屋里把被窝、褥子又忙鋪下。
回过头来一抿嘴儿，
急急忙忙回了家，
打鍋里扒出来胡蘿卜，
打几个荷包鸡蛋白糖茶，等着心上的他。

借 賬

(河南墜子)

章 擇 榮

說的是城東有個張家集，
有個老漢名叫張五奇，
敦實個子圓圓的臉，
留着兩撇小胡須，
今年整整五十一。

日子稱心生活好，
這老漢沒事就愛唱戲。

《借東風》，《空城計》，
《羅漢錢》，《小女婿》，
《朝陽溝》，《耕耘記》，
《志願軍的未婚妻》，

他還會什麼我也不記的。
張老漢是公社里的飼養員，
喂牲口他算數第一，
皮包骨頭的瘦馱到了他的手，
准能變成活蹦亂跳膘滿肉又肥，
他侍候牲口很耐心，
愛牲口就像是命根子，
誰家要是借牲口，

打个条子还得队长批。

牵走时他还要嘱咐几句：

要好好的爱护社里的馱。

光扬鞭子可不許打，

車子不要装得满满的。

上坡时找人推一推，

可不能随便乱打馱。

馱要是餓了就喂点料，

馱要是不走你叫它少休息。

这一天吃罢早晨飯，

老大爷正在喂着社里的馱，

从門外来了他的老伴：

“哟，妞他爹，俺来給你报个喜，

咱妞今个生个小孩，

是个白胖的大小子。

今年是个丙申年，

我算他是个属猴的。

属猴的一定很聪明，

长大叫他开飞机，

咱外孙要把飞机开，

你看这事多神气。

老爷、姥姥也沾光，

咱也到天上逛逛去。”

张老汉聞听哈哈笑：

“做梦吃餃子你想的怪美哩，

說什么属猴的聪明属猪的傻，

你那一腦子迷信要不得的。

你還有沒有什麼事，

你別耽誤我去喂驢。”

老婆說：“我想用驢磨點面，

蒸上几籠肉包子，

再拿上几十個大雞蛋，

俺明個要去看閨女。”

老漢說：“鬧了半天你要用牲口，

有沒有隊長批的條子？”

老婆說：“人家用驢找隊長，

我要用驢單找你，

常言道：近水樓台先得月，

大權就在你手里，

咱磨個斗兒八升面，

要什麼條子不條子！”

老漢說：“你說啥呀？你不怕風大閃住舌頭，

說這話你也好意思！

這公社本是大家的社，

愛護社就好像愛護眼珠子，

人人都要照你這樣，

咱公社不垮也要塌台子，

我五奇可不是那樣人，

假公濟私占便宜，

你要真想把驢借，

趕快找隊長辦手續，

有條子你就拉驢走，

沒条子你休想动动我的馱！”

老婆說：“真是你官大脾气大，

哼！反了臉自家亲人也不認的，

你要当上連营长，

咱村可就攔不下你！”

老汉說：“当营长公私更得分清楚，

差一分一厘都是不行的，

你要給我当战士，

你也得好好遵守紀律。

天一亮照样你得去出操，

走起来你也得喊一二一，

左轉右轉向后轉，

我說孩他娘、妞他媽，我叫你立正你不敢稍息。”

老婆說：“你那嘴会說又会道，

俺这拙嘴笨腮也說不过你，

我先拉馱去磨面，

回来再給你补手續。”

說着解开馱繩，

张老汉一见着了急，

走上前夺过了馱繩，

把老婆推到門外去。

老婆一见下不了台，

硬的不行来軟的。

把嘴一咧就哭起来，

哭声天来叫声地。

嘴里一个劲的直叨叨，